

孙阔应 著

侠骨义胆



责任编辑:汪 洋
装帧设计:徐 伟

ISBN 7-5396-0797-1 / I · 717

(全三册)定价: 20.45元

侠骨义胆

孙阔应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第四十五章 长江二异叟

高召一直追到霍丘山的西山，胖老头才把衣服扔给他：“孩子，快穿上吧。”

高召接过来衣服穿好，驴也停下了，老头和书生跳了下来。

这个老头是铁胆大剑童三春，那个书生是谈笑书生姓习名醒生。

童三春笑哈哈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要找他，从这个山口进去就行了。”

高召这才明白二人是有意相激，引自己来找二叔高登。他赶忙拜谢二人，一问姓名，原来是赫赫有名的铁胆大剑童三春和威镇川滇的谈笑书生习醒生。学艺之时，师父贺东皇常常提起二人的威名。高召又重新见礼，童三春和习醒生却摆摆手，嘻笑声中共骑一驴，飘然而去。

高召进了山口，来到降龙观，趴在门缝一看，小道童举刀正要杀人，被杀之人长得和自己一般无二，分明是二叔高登。他心里又惊又喜，暗想：幸亏我来得及时。他这才几次上前叫门，杀了道童，刀削繆望，随后赶到黑水潭边叩见高登。高登一上来不敢相认，他便说出二两银子八吊钱的故事来。高登惊得坐在地上，因为这件事无人知晓，遂上前抱住

了高召，流下了几滴又酸又甜的泪水。

高召道：“诸位甭着急，让我下去试试。”他收拾好后，对高登说，“二叔啊，我下去要是回不来，那就是完了，你老也甭难过，回家去和我父亲共度晚年吧。”然后又对大家说，“诸位，多多保重吧。”

高召跳进黑水潭，越往下沉，越觉得水刺骨寒冷。他几次潜到潭底，见下面全是沙子，根本没有什么鼋龙。突然，他觉得有人碰了他一下，用手一摸，红毛宝刀不见了，他忽见前边有一道黑影，他便追了过去，钻进一个洞内，越往里走，水越浅，及胸及膝，一会儿，竟没有水了，原来是一个山洞。

高召顺着潮湿的山洞朝前走了一会，忽见前面有一线光亮，他心里一喜，不由得加快脚步，走到发光之处一看，是一个洞口。他爬出洞口，抬头便看见不远处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老道，手里挑着阴阳八卦图，看样子是个算卦的。他走过去冲老道一笑说：“道长，你会算卦吗？”

老道点头说：“当然会算，我前知八百载，后推五百年，算的既准又灵，每一卦五十两银子，不准不要钱。”

高召心想：怪舍得要呢，看样子老道真有两下子，自己捞图不成，又丢了恩师赠的红毛宝刀，让老道算算也好，遂道：“我没带钱，先欠着成不成？”

老道说：“不成，我算卦有个规矩，必须先付钱。这样吧，前边大道上有两个骑马之人，非常有钱，你去借两个花花，可有胆量？”

高召心想：这哪是借钱？分明是让我劫道。他知道老道算卦想利用他，一定和前边的人有什么过节。不过，为了让

老道算算卦，只好来到大路之上，果然看见两个老头骑着马，慢慢走来。他往路当中一站，双手一拍腰，大喝一声：

“站住，快下马来，有金银财宝给我留下来！”

这两个老头在马上相互看了看，又彼此一笑，那意思是说江湖上竟然有人敢劫他们俩的道，太可笑了。于是二老下了马，笑咪咪地走上前来。

走在前边的老头说道：“娃娃，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当贼，何时能当到老啊？不瞒你说，钱有的是，不过，你胜了我，你拿去，怎样？”

高召不服地说：“那你就过来和我一战吧，我准能胜你。我要是技艺不佳，也不敢劫道了。动手吧！”

老头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们两个人是谁吗？”

高召说：“当然知道！要不知道，我能算高召吗？”

老头“哦”了声，问道：“我们是谁？”

高召一笑说：“老头！”

老者也乐了，说：“娃娃，你和我开玩笑啊？”

就在老头仰脸大笑之际，高召猛地蹦了起来，给老头一个嘴巴，然后说：“你输了！”

老头啼笑皆非，恼怒不得：“这怎么能算输？”

高召道：“你这样一位武林前辈，被我打了一个嘴巴不算输，那得怎样才算输呢？莫非得给你扎几眼才算输吗？”

老头也是个顽童式的人物，一本正经地分辩道：“那是我老人家不注意，被你用娃娃的手法占了一下便宜，算不得输赢。”

高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一个武林高手，江湖老前辈，难道还不懂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吗？俗语讲，文不加点，武

不善做。一个劫道的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不注意呢？害人之心不当有，防人之意不可无，你为什么防备呢？不管怎样是我打了你，而不是你打了我吧？你不防备，我这是给你一个嘴巴，要是给你一刀，你还有命吗？”

老头暗暗点头，心想：这小娃娃真是伶牙利齿，能言善辩。遂道：“成。就算我输了一招。咱们再真刀实枪地比试一下，和你正式一战，可以吗？你要是再胜我了，我就把银子全给你。”

高召眉头一皱，训道：“老头，冲你这句话，就说明你还太嫩了。你自以为了不得了，是不是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，后生可畏的道理，你懂不懂？好吧，今天就成全你，请进招吧。”

两个人各道了一个请字，打在一处，战有二十多招式，另一个老头忙道：“二位甭打了，快停住！”

老少二人各自后跳几步，不解地看着那个老人。这老头上前问道：“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高召道：“我叫高召。”

老头一乐，心想：怎么叫这么个名啊？又问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老头问这个干啥呢？因为他见老少二人动手，招式一样，如出一脉，所以才喝住二人。

高召一挺腰，说：“你站稳了，我恩师乃是八卦子贺东皇。”

老头又追问一遍：“你是贺东皇的徒弟？！”

高召不高兴地说：“难道是假冒的不成？”

老头面上一笑，说：“你认识洛明山吗？”

高召又是一翻眼，道：“认识啊，那是我亲师叔。”

另一个老头上前问道：“你见过洛明山吗？”

高召道：“怎么能没见过呢？”

老头呵呵笑道：“老朽不才，就是被你赏了一个嘴巴的洛明山。”

高召一愣，旋而镇定自如地上下打量一下，说道：“是吗？几天没见，你老人家怎么变了样了，孩儿给你磕个头。”

老头哭笑不得，摆摆手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快来见过你叔叔梅青山。”高召又爬过去给梅青山行礼。

说起来洛明山和梅青山在江湖上可不是简单人物，他俩号称长江二老，一个号称长江金鳌，一个叫镇江海马。武林中有三豹、四虎、五架山之说，这二老便是五大名山中的两架。

叙礼一毕，二老问高召道：“你怎么在这儿劫道呢？”

高召说：“我为太平军探黑水潭捞八卦转心楼楼图，因没捞成，红毛宝刀反被人给摘去了。我追出洞口，见一算卦老道，我想算一卦，腰里没钱。老道说你们两个有钱，让我来劫你俩，我这才来的。”

二老一惊，道：“老道在哪儿？”

高召用手一指：“在那儿呢！”

二老一看，“啊”了一声说：“是他！”二老一虾腰，疾如狂风般追去。

老道是横推八卦倒转乾坤无极子，姓左名希瑞，又名左俊。二老为何追他呢？原来，二老在棋盘山巧救了当今皇上，皇上许官不做，给钱不要。皇上便赐给他俩每人一块金牌。二老不敢不受，便带着金牌一路南下。昨天住店，老道左希瑞突然来访。二老虽不屑老道的为人，但仍是热情款

待。谁知晚间，左希瑞竟然盗走了金牌。丢了皇上所赐之物，事关重大，二老不得不躡踪追赶。追到此地，正碰上高召拦路，二老一见老道，岂肯放过，撒腿就追，高召随后紧跟。

三个人追回降龙观，上了房顶，一看屋中坐着老道陆引陆清风，还有一个大和尚是碧目禅师九首佛李树，另一个正是左希瑞。几个人正在开怀大笑，茶几上放着两面金牌，一口宝刀。

几人发现房上有动静，一齐纵出屋来，望着房上说道：“各位既然来了，请下来吧。”

高召一长身，首先跳了下来，大和尚李树飞身迎上前去。高召翻眼问道：“和尚，你是哪个庙的，怎么称呼？”

和尚哈哈一阵大笑道：“我乃碧目禅师九首佛李树是也。”

高召一听李树两个字，神情一变，忙问：“我问你，江湖上有几个李树？”

李树哈哈，又是一阵长笑，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仅仅佛爷一人而已。”

高召神情大变：“我问你，十几年前在南京火烧三省吉，杀害了高顺全家的，可是你李树？”

大和尚怔了怔，道：“有这么回事。高顺那小子坏我美事，佛爷不过是教训他一下，谁让他多管闲事的。娃娃，你是谁？怎么知道此事？”

高召把牙一咬，双目喷火道：“我就是高顺之子高召。今天我要给全家报仇，秃驴，拿命来吧！”一亮赤眉双苗，上咽喉，下前心，就是一苗。和尚冷哼一声，双掌一合铲杖

迎上前去。

这时候，陈怀古带着侠义营众将走进庙内。只因高召进了黑水潭，一去不复返，只当他遇了难，大家心中十分难过，高登更是哭得一把鼻子泪两行。大家正在伤心，猛听降龙观内传来喝打之声，忙奔过来察看。大家一看之下，不由得破啼为喜，高召居然还活着，而且正和一个大和尚打得难分难解。高召虽然身法灵巧，招法刁钻，但毕竟年幼力单，敌不住大和尚力势猛，陈怀古正要替下高召，忽见从房上飘身落下一人，众人又是一喜，来人竟是张汶祥。

那天，霍林正在帅府议事，忽听有人传禀，说内宅有事。大帅走后，监军们一研究，别等太平军破楼了，不如先把张汶祥等人杀了以免夜长梦多，后患无穷。当即命两名监军前往八卦转心楼执刑。两名监军进了楼内，闭了消簧，来到押张汶祥的地方，亮出刀来，狞笑着说：“姓张的，你大喜了，我们两个奉命来送你归西。”说罢，一举刀，张汶祥只当难以活命，刚要闭眼，忽听“哎哟”、“扑通”几声，睁眼一看，两个监军的脑袋不知怎的都搬了家。

两个监军只顾杀人，却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稀里糊涂地见了阎王。张汶祥定神一看，杀死监军的竟是一位姑娘。姑娘个子不过三尺，却是十分匀称，长得美艳照人，明眸皓齿，只是她不苟言笑，冷若冰霜，冷美人一般。

张汶祥一看不认识这位姑娘，正要感谢救命之恩，不料这位姑娘眼里射出冷焰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我杀人可不是为了救你。因为我也想杀你，但不是在这儿。”说着话，她上前背起张汶祥走出转心楼，来到一座树林之中。她把张汶祥往地下一撂，然后解开绑绳，从肩上解下来一个包袱丢在张

汶祥的面前，一声不吭。

张汶祥迷惑地打开包裹，一看是自己在店房丢失的兵刃衣服。他忙抱拳，诚恳地说道：“谢谢姑娘！”

姑娘却冷冷地说：“甭谢！我也不是你的恩公，我和你有二十多年的血海冤仇，等到我见着陈怀古，我再杀死你们两个人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你们的人都在降龙观，你快去吧。”

张汶祥迷惑不解，自己何以会和这位素未谋面的姑娘有那么大的仇恨，几次张口想问，最终又忍住了，说了声：

“好！多谢了。”说罢，飞身往降龙观。到地方一看，众剑侠全在这儿。一个小孩正和一个大和尚打成一团。他见过陈怀古等人，问明情况，喝住高召：“你闪开吧，把和尚交给我。”

张汶祥亮剑和李树打在一处，二十招式后，用转环剑斩了李树。高召还嫌不解恨，奔上去又给了和尚几苗。这时，左希瑞飞身过来说：“张汶祥，你先退后，我找陈怀古说话。”

陈怀古站立当场，老道左希瑞用手一指：“小丑啊！”

陈怀古听了这句话，不由得浑身一震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上上下下打量着老道，面色又是数变。

老道阴阴一笑：“你好好看看，我是谁？”

陈怀古终于认出来了，他“呀”的一声，跪在了地上。老道举起乌金杖，狞笑着要一杖击下。

陈怀古为什么见了左希瑞吓得这样呢？是他武功不济？非也。原来，陈怀古的父亲陈中天，手中一条大蟒灵珠鞭，使的神出鬼没，出神入化。但他为人孤傲，又常打抱不平，

因此树敌甚多。这一天，仇家觊他不在家，纠合三十之众，火烧陈家庄，陈夫人及许多家人当场废命，剩下一个九个月的小男孩，眼看也要葬身火海，陈中天的徒弟万里飞邱彪来到，冒着生命危险闯进屋内，救出小师弟。从此，邱彪背着师弟闯荡江湖，寻找师父陈中天的下落，孩子饿了，就讨点乳汁喂点稀粥。这一天，邱彪来到了左家庄，想到左员外家中要点东西给孩子吃。

左员外大动恻隐之心，命人把孩子送到后院去交给夫人喂奶，并在大厅中摆上酒菜，招待邱彪，两个人边吃边谈，越谈越投机，邱彪才说出此子叫陈怀古，乃是师父陈中天的儿子，就把恩师的遭遇说了一遍。

左员外和陈中天有旧交，一听落难的是故人之子，即让邱彪把孩子留在左家喂养，邱彪孤身一人去寻找师父也方便得多。

从此，陈怀古就留在了左家。恰好，左员外有个儿子叫左希瑞，比陈怀古小一两个月，左夫人喂养两个孩子，当然奶水不足。但左夫人是个识大体、十分贤慧的女子，她宁愿亲生儿子饿着，也要尽着陈怀古吃饱。开头，左希瑞自幼白白胖胖，小名叫俊，陈怀古则又黑又瘦，小名叫丑。但几个月后，两个人却翻了个过，陈怀古结结实实，左希瑞却身体瘦弱。七八岁的时候，两个小孩打斗，闹着玩儿，瘦小的左俊十有九回要吃亏。而且，不管无理有理，回到家中，父母总是先训斥他一顿。

后来，家人们看看不公平，偷偷地告诉给左希瑞，说陈怀古不是他亲哥哥，是拾来的。左希瑞明白真相后，暗暗怀恨陈怀古。

说着话，两个人也都十四五岁了。这一天，两个孩子又打了起来，倒在地上的自然是左俊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恨恨地说：“你不是左家之子，你无爹无娘，是我娘把你喂大的，你不知报恩，反而打我，哼！”

陈怀古听了这番话，如雷轰顶，怔了半晌，拔脚跑回家中，见了左氏，扑通跪倒，说道：“娘，请您对孩子说实话，我的真实姓名叫什么？怎么会流落在此？”

左氏一愣，忙道：“孩子，你这是听谁瞎嚼舌头？”

陈怀古道：“弟弟左俊说的，难道有假？”

老太太知道无法隐瞒，便说了实话。陈怀古听后放声大哭，左员外闻讯赶到后宅，又不知如何劝慰才好。停了一会儿，陈怀古慢慢止住哭声，起身复又跪下，给老夫妻两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头，要求前去找父。老两口百般劝解，不让他走。陈怀古无法，起身来绝口不再提寻父之事。不料，过了两天，他却乘家人不备，留书一封，离家出走了。

左家老夫妻俩看了信后，慌了手脚，当即叫过左俊，斥道：“孽障，快去找你哥哥回来，一天找着一天回来，两天找着两天回来，你要是一辈子找不着他，永远不准回家！”左希瑞见父母如此，心中更恨陈怀古，又不敢违拗父母之命，只得悻悻地走出家门，四处寻找陈怀古。

再说陈怀古从左家偷跑出来后，又不知道父亲的一丝线索，天下之大，人海茫茫，大海捞针，谈何容易。不到一个月，便把钱花光了，山穷水尽，寻父吧，寻不着，回左家吧，他又一百个不愿。他灰心丧气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一条大河边。他坐在河边痛哭流涕，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，他跪倒在河边，先对左氏夫妇遥祝一番，又给未见过面的生身父母

磕了几个头，眼一闭，往河里就跳。

不料，他未跳进河里，却一头撞在一个人的怀里。他几天没吃饭了，更兼悲伤难过，这一下，直撞得他七荤八素，眼冒金花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他定了定神，一看面前铁塔般立着一个老和尚，足有七尺多高，身穿僧袍、僧袜，红光满面，慈祥蔼然，显然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

老和尚乃是少林寺的方丈惠空长老。他把陈怀古带回少林寺，授艺十年。二十六岁时陈怀古奉师命下山，凭仗超绝的武功，抑恶扬善，扶贫济危，行侠仗义，不到两年，便赢得了夜雨潇湘、寒霜剑客的称号。

有了一番作为，陈怀古才回到左家庄，看望左氏父母。可惜，老夫妻俩因病相继故世。他来到老俩口的坟前，焚纸祭奠，痛哭一场，默念养育他的再生恩。然后，他又向以前的邻居打听弟弟左希瑞何在；邻居们告诉他，左希瑞回来过，每年都回来上坟，可是谁也看不着他，因为他总是在无人的时候烧完纸就走了。

陈怀古以后几十年中，每年都按时给左氏父母上坟，可就是没碰见左希瑞一回。今天兄弟重逢，本该有一番惊喜，无奈左希瑞已经被清廷收买，而且几十年来，左希瑞对陈怀古一直恨意难消。更何况，陈怀古当了太平军的重要首领，他若能把陈怀古除掉，也可算奇功一件。你想左希瑞能不痛下杀手吗？

老少群侠连忙上前央劝，陈怀古摇摇头，把眼一闭：“我这条命是左家给的，这是我的恩弟，他叫我死，我若不死，乃谓之不义，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再生父母。”

高登、赵亮等人好说歹说终无结果。高召用手一指，怒

道：“老匹夫，你所说的这个‘义’字，不过是个愚义，不是真义。你死了不仅不能美名四扬，还要留下万世骂名。”

陈怀古把手一摆：“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主意已定。”

这时，从门楼上跳下来一个三尺多高的姑娘来，她乃是日落西山一点红三尺短小女盖红霞。当初，张汶祥与她指腹为婚，盖家生下来一点红时，张汶祥家中就出事了。到张汶祥十二岁那年，全家人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张汶祥也随师学艺，所以两家一直没有联系。

而今姑娘大了，虽然个子小了点，但貌若天仙，且学了一身好本领。她出师之后，便听说张汶祥投了太平军，当了营官，三打湾沚镇，六解天京围，名震大江南北，可以说是天国之中的第一号英雄。姑娘芳心暗喜，几回想象着相公英俊潇洒的模样，梦中念着相公的名字。

最近，她听说张汶祥和秋云舫成了亲，她伤心、难过，几乎为之心碎，继而，又是一腔怨气，心中暗想：怎么？把我忘了？你和她结婚，把我摆到哪儿去呢？你们天国不许婚姻包办，更不准一夫多妻，我今后怎么办？难道终老闺房不成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说一说理。幸而这门亲事当初有陈怀古做证。可是，你陈怀古也不对呀，张汶祥和秋云舫结婚，你为何不加以阻止？她越想越悲伤，越想越气愤，这才动身前来找张汶祥、陈怀古报仇，以解心头之恨。

其实，姑娘冤枉了张汶祥，张汶祥幼时家遭变故，二十多年和盖家没有丝毫联系，他怎么能知道指腹为婚这件事呢？况且，他和秋云舫的婚事是石锦标、曹二虎等人牵线，英王首肯，由西王娘娘女军大帅洪宣娇在军营之中亲手给他俩操办的。

今天，盖红霞当众兴师问罪道：“各位，我先声明，我不是清军派来的，也不是太平军中的人，我是特来找陈怀古和张汶祥报私仇的。”

高登奇道：“你先说说有什么私仇？”

盖红霞一点也不羞怯，就把来意说了一遍。

众剑侠听了，暗暗惊奇，却又面面相觑，因为这件事不大好圆满解决。

高召上前说道：“盖姑娘，你先别提你个人的私仇了。你要报仇，可是老道左希瑞要杀陈怀古，你还能报得了仇吗？你要想报仇，除非先救下陈怀古。再者，你说你不是清军的魔爪，空口无凭，何以见得？”

盖红霞说：“没有证明人，良心就是凭证。”

高召嘻嘻一笑道：“良心能证明什么，现成的凭证你不找。”

盖红霞急道：“怎么证明？”

高召用手指指：“老道左希瑞是清营的，你杀了他，不就证明了吗？”

盖红霞说了声“好”，飞身过来，喝道：“恶道，过来领死。”手腕一抖，挽起几朵剑花，罩住了老道的几处要穴。

左希瑞对高召恨得牙痒痒，却也无奈，只得迎战红霞。两个人打了七、八个招式，盖红霞突然亮出裙带刀，削掉了老道左希瑞的左手。老道惨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

盖红霞回过头来，得意洋洋地对高召说：“怎么样？我不是清军的人吧。”

高召怔了怔，小眼珠眨巴，摇头道：“这还不能证明，

谁知你用的是不是苦肉计？你得把老道杀死才行。”

盖红霞一顿足说：“好，我追他去。”说罢飞身去追左希瑞。

降龙真人一看大事不妙，也溜之大吉。众人暗暗佩服高召，三言两语，便把这么棘手的事迎刃而解。

突然，从屋中骨碌碌滚出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众人一看，正是老道左希瑞。大家抬头看时，紧跟着从屋中走出来一个大肚子怪老头。左亮公、高登、赵亮、高召四人一眼看出，这正是手持追魂铁牌的那个怪老头佟三春。四人忙上前相见，佟三春把手中的红毛宝刀和楼图盒子交给他们，不言一声地走了。不过，盒子是空的。

大家计议一番，决定再探黑水潭。到了潭边，高召换好水衣，刚要下去，赵亮开了腔：“爷们，本来是应当我下去，可是你来了，咱爷俩个，我能和你争功吗？”

高召一听心想：爷儿俩个你还跟我来这套，干啥！好！也得把你弄下去尝点苦头。一伸手抓住了赵亮说：“甭客气，我一个太孤单，咱爷俩一同下去吧！”

赵亮不过是说句乖巧话，没想到反被高召套住了脖子。陈怀古等人一致赞同，他不愿也没有办法。

两个人下了黑水潭，潜到潭府，如入冰窟，水凉刺骨，赵亮暗暗叫苦不迭。二人在潭里游着，忽见潭壁上有个洞，洞前趴着一条鼋龙，鼋龙脖子上挂着楼图盒子。

高召手握红毛宝刀，一分水来到鼋龙近前，一刀就杀死了鼋龙。赵亮往前一窜，伸手抓住了盒子。赵亮暗暗高兴，心想这下子不算白来，抢了个头功。他早听高召介绍过潭内情况，遂一翻身进了山洞，进了山洞往里走，走不多时，便